

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 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# 少年與海： 《少年Pi的奇幻漂流》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 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鄭政恒

鄭政恒，《月台》編輯，曾獲第二屆新紀元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散文組一等優秀獎、大學文學獎新詩組冠軍等。個人跨媒體攝影詩集《記憶前書》已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。

## 電影與書

文學與電影的關係從來密切，兩者都是關乎敘事的藝術，而敘事則離不開視點、方法、結構、類型、風格等元素，譬如有時候人們說某某的電影拍得詩意，可能是說電影用了較多象徵、留白與暗示的手法；某某的電影拍得寫實，可能是說電影用了實景拍攝、非職業演員演出、手提跟拍的手法等等。

另一個更多人討論的，是文學改編電影，最近幾個月，香港不少公映的電影，都有原著文本可以追尋，例如《俊俏誘情人》（*Bel Ami*）改編自法國短篇小說之王莫泊桑（*Guy de Maupassant*）的《俊友》（又名《漂亮朋友》），視覺美術方面尚算仔細，但實際上乏善可陳。韓國導演許秦豪導演的《危險關係》改編自法國作家拉克洛（*Pierre Choderlos de Laclos*）的書信體小說 *The Dangerous Liaisons*，可是這部集中港女星章子怡和張柏芝的「東亞版」，難以企及 Stephen Frears 導演、Christopher Hampton 編劇的1988年美國版《孽戀焚情》。

當然不是沒有成功的例子，例如原田真人導演的《母親愛的手札》改編自日本作家井上靖的自傳

體小說《我的母親手記：花之下·月之光·雪之面》，承接小津與山田洋次的傳統，拍出三代日本人的倫理世界，有愛有恨，有諒解也有叛逆。近來關於作家的電影，這部最為感人，結合東方的抒情，更是自然而有法道，電影默默地攤開角色內在心結，及於生離死別，教人動容。

另外，陳凱歌導演的《搜索》改編自網路作品《請你原諒我》，用銳利目光直接面對中國當代的社會問題。黑澤清的電視電影《贖罪》改編自人氣作家湊佳苗的同名小說，奧桑（*François Ozon*）的《偷戀隔離媽》（*In the House*）改編自 Juan Mayorga 的劇作 *The Boy in the Last Row*。《浪蕩青春》（*On The Road*）改編自 Beat generation 作家凱魯亞克（*Jack Kerouac*）的名作《在路上》。彼得積遜（*Peter Jackson*）自《魔戒》（*The Lord of the Rings*）以後再改編托爾金（*J. R. R. Tolkien*）的幻想傳奇故事，拍成預計也是三部曲的《哈比人》（*The Hobbit*）。從首集《不思議之旅》可見高清畫質配合3D影像，為托爾金筆下的奇幻歷險世界，增添了前所未見的真实感，荷里活的特技又邁進一步，

半獸人山洞一段教人瞠目結舌，中土大陸的深山大嶽充滿神秘感，矮人重奪故鄉的故事具有史詩氣魄。

名著改編當然有很大的號召力，有票房商業保證。法國大文豪雨果（Victor Hugo）的小說，從來都是改編者眾多（甚至可能是近現代小說作家之中最多），《孤星淚》（又名《悲慘世界》，*Les Misérables*）有著名的音樂劇版本，Tom Hooper首度將音樂劇改編為電影。與Tom Hooper同樣來自英國又是1972年出生的Joe Wright，就將托爾斯泰（Leo Tolstoy）的經典之作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（*Anna Karenina*）改編，劇本由湯姆·史圖柏（Tom Stoppard）操刀。

文本太多了，不能一一描述，就以最近幾個月其中一部成功的文學改編電影為例，討論一下。

李安是少數成功立足於美國的華人導演，他並不一味倚仗所謂的東方色彩，反而是具備作者色彩的個人（有時兼具東方人的）視野——環繞着壓抑與破禁的心理，不論是早年以華人家庭倫理為題材的「父親三部曲」，還是關於西方家庭倫理的《理智與情感》（*Sense and Sensibility*）、《冰風暴》（*The Ice Storm*）、《斷背山》（*Brokeback Mountain*），又抑或是《色，戒》的個人情慾和國家任務，李安呈現出人際關係網絡如何對個體產生壓制或影響。新作《少年Pi的奇幻漂流》當然也不例外，但又有精神超越的維度，這在他的作品中並不多見，可謂海闊天空，又一進境。

## 海洋與人

《少年Pi的奇幻漂流》的原著小說*Life of Pi*，2001年出版，翌年就獲得英國曼氏布克獎（*The Man Booker Prize for Fiction*），作者是加拿大作家楊·馬泰爾（Yann Martel），李安的改編可謂忠於原著，深得小說的核心神髓，教人稱善。

小說開始時有一個序言，道明這本書的源起，交待了創作之前的狀態，第一句是這樣的：「這本書是在我飢腸轆轆之時誕生的。」（*This book was born as I was hungry*），似乎楊·馬泰爾正處於低谷

之中，而他就飛到了印度孟買，創作另一本書又不順利，在朋迪樹里（*Pondicherry*，曾為法國殖民地首府）遇到一個老人家說：「我有個故事會讓你相信上帝真的存在。」而老人家給楊·馬泰爾介紹了小說的主人翁派·帕帖爾，透過派·帕帖爾的敘述，小說一路開展。

小說第一部原題「多倫多與朋迪樹里」，已打開了東方與西方的二元結構，而且是「東方人說」（即主角派·帕帖爾），「西方人聽」（即作者楊·馬泰爾），當然所謂的東方人派·帕帖爾並不純粹，他有殖民地的生活成長背景，是一個定居多倫多的印裔移民，他的父親開動物園，崇尚現代理性，母親對宗教寬容，而派·帕帖爾更信奉基督教、回教和印度教，呈現出多元文化主義（*multiculturalism*）的氣息。

《少年Pi的奇幻漂流》是成長小說（*Bildungsroman*），又是歷險小說（*adventure novel*），當然也接收了《約拿書》（*Book of Jonah*）、《魯賓遜漂流記》（*Robinson Crusoe*）、《白鯨記》（*Moby Dick*）、《老人與海》（*The Old Man and the Sea*）和康拉德（*Joseph Conrad*）小說等海洋文學的光輝傳統。小說的第二部「太平洋」正是重心所在，篇幅最長，是派·帕帖爾長達二百二十七天的海上漂流歷程。

說到海洋文學，瞭解過去的思想十分重要。不少海洋文學作品承接西方現代啟蒙的人本主義傳統，重視人的文明、理性、能力，人與自然互相對立，一如在海洋這個大舞台上互相技擊肉搏，你死我亡。然而，《少年Pi的奇幻漂流》卻視這個漂流歷險為一次個人內向的精神歷練，一路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這不是單一地說主角派·帕帖爾有多厲害，可以絕處逢生，能人所不能，而是上天對人的一次極端考驗，他熬過來了，而他的經驗就像小說的序言所說：「這個故事真的會讓你相信上帝存在。」

## 象徵與神

派·帕帖爾的多元宗教信仰，加上通過一次海上漂流之旅，加深了對上帝存在的肯定，《少年Pi

的奇幻漂流》毫無疑問充滿泛神觀（*Pantheism*），故此外在的自然事物都有上帝的蹤迹和作為。不少物象與遭遇背後，都有神秘的寓意。

綜合小說、一些網上和書本裡印的闡釋材料和我的個人理解，我們可以知道《少年*Pi*的奇幻漂流》充滿象徵——派（*Pi*）的名字代表無限，因此他的人生是對終極無限的尋索，至於老虎的名字 *Richard Parker* 在小說的第四十八節有講說，據楊·馬泰爾自述，實際上是取自愛倫坡（*Edgar Allan Poe*）的海上歷險小說《南塔基特亞瑟·戈登·皮姆的故事》（*The Narrative of Arthur Gordon Pym of Nantucket*），小說中的水手 *Richard Parker* 在海難後被其他人吃掉了，*Richard Parker* 代表人類的動物性與求生意志。

滿佈狐獾和海草的無人島就最有爭議，一個「殺人的島嶼」，教人「過着生理安適心靈卻死亡的半死不活的寂寞人生」，那似乎不是伊甸園，而是一種孤立的停滯的人生狀態（正如佔滿島嶼的狐獾十分溫順但沒有個性），與派·帕帖爾的尋索截然不同，至於沉船奇桑號（*Tsintsum*），就對照猶太神秘學說中的隱退概念（註）等等。

最終我們知道，派·帕帖爾的漂流經驗有不少想像的成分，正如小說第三部「墨西哥班尼多胡阿瑞茲醫院」一段，派·帕帖爾被日本人岡本和千葉調查訪問，希望知道海難的真相。派·帕帖爾口中的故事有兩個，第一個是小說第二部的敘述（佔電影的大部分篇幅），其實是想像出來的寓言故事，另一個是小說第三部裡派·帕帖爾的講述。

原來海難之後有四個人活了下來，派·帕帖爾和他媽媽沒有死，同船的野蠻廚子殺死重傷的水手，不單用他的屍首作魚餌，吃水手的人肉，還殺了派·帕帖爾的媽媽，然後派·帕帖爾殺死廚子，吃了廚子的人肉，日本人發現兩個故事有吻合之處——「台灣水手就是那隻斑馬，他母親是紅毛猩猩，廚子就是鬣狗，他自己就是那頭老虎」。如果第一個故事令人相信上帝存在，那麼，第二個故事令人知道人的邪惡本性，自私、憤怒、無情，互相廝殺。

這是一個選擇的交叉點，一是相信上帝，二是知人的惡。電影中恍然大悟而且作出選擇的，不是原著中的岡本和千葉，而是作者楊·馬泰爾，如此就打通了東方與西方的橋樑，也避免架牀疊屋，不過李安也代表我們作出了最後的抉擇（從電影的敘事而言，我們與楊·馬泰爾的觀點最為接近），他顯示出清晰的立場。

### 影像與心

《少年*Pi*的奇幻漂流》所說的相信上帝，是借一次海上苦旅說明人的渺小，以至於上帝（或萬有的創造者及主宰者）的偉大和對人的考驗，最終人得以成長、啓蒙及得救。這樣的文本不易改編，但李安做得很好，畢竟他自《理智與情感》以來每一個作品都是改編而來的，對此他已是老手。

除了文本改編，還有視覺影像。電影《少年*Pi*的奇幻漂流》是十分出色的3D電影，由於船與人、人與虎、船與海、海與天，構成了立體的開闊的三元世界，景深十分遠，拍成3D電影可謂很明智的選擇。大場面如沉船，無人島上的奇遇，都可見李安的導演能耐，當然也有賴荷里活的尖端特技水平。

電影拍出奇幻，但場面的奇幻，還需要創作人和觀眾，加入奇幻的想像，例如謎一般的海洋和白鯨帶來嚴重的毀滅（這一點電影做得很好，白鯨也顯然是取自《白鯨記》），無人島帶來安逸，飛魚一如天賜食物，人與虎其實難分軒輊，二為一，一為二，最終虎走入野性的森林，主角得救回到人間，當然還有太平洋，給主角一段茫茫的漂流旅途，但也好像是人的一面心鏡，以此反照入自己的內心——尋求終極人生意義的心。

【註】：*Tsintsum*，或*Tzintzum*，是十六世紀猶太教拉比以撒·盧里亞（*Isaac Luria*）所說的概念，按索倫（*Gershom Scholem*）在《猶太教神秘主義主流》（*Major trends in Jewish mysticism*，中譯本見涂笑非譯，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2000年）一書中所說，*Tsintsum*「就是上帝中一種收縮過程使宇宙的存在成為可能……上帝被迫放棄自身中的一部分，為世界讓出空間，一種神秘的原始空間，上帝退出是為了在創造和啟示的行動中再回來，這是*En-sof*，無限的存在的首次行動。」